

吳昌碩印譜

阿敏署



王冰阿敏編釋

吳昌碩印譜

阿敏署



中國書局

前言

清末民初，『識字僅鼎彝瓊甕，一耕夫來自田間』的篆刻家吳昌碩以其非凡的藝術創造力崛起於東南，成為標誌篆刻文化古典時代終結、現代印壇新局開啓的里程碑人物。作為歷史之必然，吳的印學成就流風廣被、受後代各家矚目，影響力無人可替代，距其辭世，至今尚不足一百年。

吳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年），浙江安吉縣人。初名俊，又名俊卿，字蒼石、倉石、昌石等，號樸巢、缶廬、老缶、缶道人、大龔、苦鐵、破荷等。中年後鬻藝海上，蜚聲中外，并首掌西泠印社，把篆刻藝術發揚光大，使其成為東方文化的重要一員而被社會所普遍接受。據沙孟海《印學史》稱：近代中國藝術家揚名海外者，吳俊卿為第一人。

吳是海派書畫大家，亦是近世印壇公認的一代宗師。他的印，路正、味醇、技熟、面新，雄而不肆、厚而不滯，拙中寓秀、允執中庸且無偏頗乖戾之處，所以接受面至廣，被各路藝術家推為楷模。

從其二十五歲時所輯《樸巢印存》看，吳雖自浙派諸家入手，但年輕時尚未真正得法，可算門徑初尋。今後的成功，一面來自與楊峴、吳雲、沈石友、金匄將、吳大澂等文人結交并得以飽覽古今名迹，在文化理念和藝術觀上得到了巨大的升華；另一面則是從鄉野經蘇州來到上海，在這個開埠多年、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的大都市，文化需求可以通過商業交換而得到正常的發展，這也為他能占據一方表演馳騁搭建了廣闊的舞臺。可見，吳氏所以能開宗立派，有個人潛質，也有

時代機遇，同時，社會文化的雙向選擇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保證和推動作用。

吳從浙派起家，之後關鍵的「領路人」就是皖派的「本家」吳讓之。雖然氣質有別，但讓之的「使刀如筆」、強調筆意入印、印中結字即紙上所書等等基本理念，缶廬一直是着意躬行的。雖然越往後，蒼勁渾厚越占上風，但骨子裏，讓翁的溫雅流利、平易曉暢仍是缶翁的看家本錢。缶廬的篆刻構思，不尚奇思巧技，用字總以平實安穩的「大路篆法」出之；章法，也從不斤斤於每一印都要有別樣的意匠而變化無窮。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撫漢印者，宜先以平實一路入手，庶無流弊」；此話的來源，其實就是吳讓之的「篆刻以平和簡易爲要，讓頭舒足便爲多事」。缶廬最看重印面的「整體」，嘗謂：「印如人體，四肢軀幹必須配置得當，全身的血脈精氣尤應貫通無阻」。所以，在他看來，好印的關鍵不是對「四肢軀幹」如何人爲地強行美化設計，而是要使每一個普通的部件能夠「貫氣」。爲了整體的和諧，即使是印文與邊欄，缶翁也從不小視。看似無心的邊綫若斷若連若虛若實，邊與字的若即若離甚至合爲一筆，實在也是血脈系之，匠心所在，不可移易。祇有整體產生了有機的聯系，才有平衡完整、輕重虛實可言，進而還能表現筆墨的乾濕濃淡、滯停疾澀，所謂「燥裂秋風，潤含春雨」。缶翁印的「耐看」，原因也正在于此：一眼望去平淡無奇但都是「活的」，細看則能品味出無所不在的創造和審思。他在「官中腔」中唱出了大流派，無論什麼樣的文字組合，不作大開合、不用大氣力，口味却酸咸皆宜，能爲各方歡喜，在這方面吳氏確有獨家珍秘。

有如此至高成就，是與他在「詩書畫印」四方面的「通感」分不開的。明清

以來，四藝皆能者不少，四者皆精者也不乏其人，但可惜常常各擅其藝却各分其道，真正將四藝『打通』者并不多見。吳氏的優勢，正在對四藝既精又通。比如，他說繪畫，是『苦鐵畫氣不畫形』，用到治印上，他自然也不會刻意於字的色相和造型，主要關注祇在整體的精氣彌漫蒼茫鬱勃。我國傳統的詩書畫印皆以『古』爲高，吳昌碩對此特別專一執着。他用功至勤，成就至高的石鼓文書法，雖然其文字造型無法直接入印，但缶翁能取其蒼勁古遠的情趣，在篆刻中將『筆意』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金文、繆篆、小篆，乃至陶、瓦、磚文以及封泥、泉範等等，都是他拿來『在石上用刀寫字』的『武器』。可以說，在廣收博取、融會貫通這一點上，同代及後世也無人可比。以我們的體會，假如說古璽印是『銅』，古封泥是『土』，從缶翁印作之傾向看，說他愛『土』甚於愛『銅』，恐怕不過分的。正是這些古遠漫漶的『土氣息』、『泥滋味』，造就了吳印的『貌古神虛』的一大特色（吳自己也常有類似表述，參見其擬刻封泥印之印跋）。此外，吳自號『缶廬』，也有『道在瓦甓』的表示，這顯然也是與他這種審美取向分不開的。而泥瓦的趣味，以刀刻石是無法『一針見血』的，由此還可以想見，刻完之後的『做』，對形成『土』的趣味是一道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這也如同畫大寫意，勾勒、皴擦、暈染之後，一定要經過『收拾』或『整理』階段來求畫面更合作者本意。這都證明：四藝不打通，是成就不了一個開天辟地、爐火純青的篆刻家吳昌碩的。

明白了『做』的手段，順帶也就解釋了吳氏用刀的秘密。世有『昌碩刀』之說——人謂吳氏的刻刀是角鈍刀利（所謂『出鋒鈍角』），所以刻出的綫劃才有

渾厚蒼勁之相。稍有刻印經歷的人都不難體驗：刀鋒固不可過銳，但角鈍刀利硬攻澀入，其實是無法自如、準確地表現手下綫條、心中意向的。缶翁刀不勤磨，或是事實，但縱觀其全部作品，氣息渾厚而不失游走爽利，粗放瀟灑而更見細節講究，無論是從印蛻上細品還是取實物推敲，刻刀的角和鋒都不可能都是禿鈍的。吳氏用刀，無疑是其印藝精髓所在。但祇據其印面與刀痕角度平緩、字口圓轉，便得出『刀鈍』的結論，恐失武斷。實際情況應該是：吳對讓之『神游太虛』若無其事』的衝刀情有獨鍾，要衝、切自如，刀的角刀皆利就是前提；同時，他對錢松的『淺』、『削』刀意也體驗至深。于是，他在衝、切之後再輔以『補刀』與『敲磨』，就使原來的刀痕硬而轉緩、剛而生柔，整個印面又多了一層『朦朧』的視覺空間。可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吳印所以能豐富淵雅，不是靠『刀鈍』使然，而是用像樣的刀鋒刻出像樣的綫條之後，再借『敲鑿刮磨』來提升意境。當然，『刀鈍』的情況也不是沒有：比如本集中收錄的『吳俊卿信印日利長壽』和『我愛寧靜』印等等，吳在邊跋中都『聲明』用『鈍刀』刻成。『刀鈍』要加『附注』特別說明，這正好反過來證明作者『偶一爲之』的『遊戲』心情。本集着意廣搜缶翁各時段的代表作品，讀者在欣賞時不妨細辨之。

出色的詩書畫印，都要由即時的靈感才能促成。但吳的刻印既是創作又是鬻藝，所以客觀地說，靈感未必隨時飛來，印作也并非個個都是至上精品。但就因為數量多，本身就是廣見識和練功夫。于是，某印既使『初刻』不够如意，他仍能在揣摩玩味之後靠『後期整理』，使它『起死回生』或『更上層樓』。所以，我們更願把『既雕既琢，復歸於樸』這句哲理名言，看作他篆刻運程中的行爲

寫真。這是他的特色，也是他對現代篆刻獨特於世的大貢獻。有了這個手段和過程，『新』可以變『古』，『弱』可以增『強』，『淺』可以成『厚』，『實』可以生『虛』，『乏味』可以轉而『有味』，『滯澀』可以變爲『靈動』。總之，原先似有非有的『心像』，會在『做』的過程中逐漸明確、顯現出來。由他而來的這個傳統，現在已經得到大大的發揚，蔚成一道獨特的『流行風景』。需要指出的是，單從形式上着眼，先要有『刻』的基本規範，才會有『做』的價值和可能；而『做』的審美標準，是觸手點化，無迹可尋。但境界和趣味的高度，絕不取決於形式的奇特或手段的誇張，惟有『胸中所有』和『意境所到』，才是高低雅俗的決定因素。後人不及老缶者，原因往往正在於此。

近人學吳，公認有王個簪、趙古泥、陳師曾三位卓然成家，王得親傳，恪守門徑；趙變以勁刀方筆，尤重布局；陳最得古厚、大器圓通。學而能深、通而能化，是爲善學。今人學吳，『照搬』固難應時，『踢開』更屬無稽。『亂頭粗服』，在吳昌碩是瀟灑疏放、豪縱不羈的寫照，而不得其門者倘若祇在形式上盲目追隨或刻意『擺脫』，那就祇剩『亂』和『粗』二字而已。

吳昌碩一生，留下一千多件大作，其風格大體可說是『渾厚拙樸』，但細看仍可辨別各樣心意。這裏遴選出八百餘方，附部分邊款并大致分類，供有興趣的讀者欣賞學習。

王 冰 阿 敏共識于北京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第一冊目錄

- 一 前言
- 一 吳俊卿 吳俊之印 昌碩 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
- 二 龔缶 吳俊 缶 蒼石
- 三 石人子室 苦鍊不朽 蒼石父
- 四 苦鍊 壹月安東令 無須子 倉石
- 五 湖州安吉縣 吳俊唯印 倉石 龔缶
- 六 明月前身 莫鍊 吳俊卿信印 日利長壽
- 七 藪石亭 吳俊卿 吳俊卿印
- 八 俊卿之印 吳氏 缶廬
- 九 吳昌碩大龔 藪石亭 無須吳
- 一〇 吳昌碩 壬子月後書 缶翁
- 一一 無須老人 安吉 吳(花押) 缶翁 人生只(祇) 合駐湖州
- 一二 破荷亭 老蒼 吳俊之印 雄甲辰
- 一三 周甲後書 一月安東令 苦鍊近況 吳昌石
- 一四 安吉騎蝦人 心田存一點 俊卿
- 一五 俊卿印信 吳俊之印 蕪青亭長飯青蕪室主人 小名鄉阿姐
- 一六 倉碩 俊卿之印 缶廬 俊卿私印
- 一七 缶道人 安吉吳俊章 蒼石 歸仁里民

- 一八 苦鏡 吳俊長壽 禪龔軒 龔禪
一九 苦鏡無恙 安吉吳俊章 缶廬 苦鏡歡喜
二〇 安吉吳俊昌石 吳俊卿印 俊卿之印 俊卿大利
二一 倉碩 石人子室 破荷亭長 破荷
二二 缶老 一月安東令 癖斯五湖印丐
二三 缶記 吳俊卿 苦鏡井公
二四 缶主人 龔缶 吳昌石 倉石道人珍秘 破荷亭
二五 湖州安吉縣 安吉吳俊卿之章 缶廬老缶
二六 藪石亭長 吳俊卿印 大龔 酸寒尉印
二七 吳穀祥 長愁養病 喜陶之印 浩存
二八 靜江 古鄣 太邱長五十六世孫 武陵人 杜氏秩華
二九 竹谿沈均瑯字笈麗 藉以排遣 李野西讀画(畫) 記 隱公 古桃州
三〇 文章節義之鄉 老潛 葵南
三一 楊文份印 楊質公 質公 福昌長壽
三二 蒼趣 傳經閣藏(藏) 書印 周作鎔印 道无(無) 雙
三三 棄(弃) 官先彭澤令五十日 潘郎 吳興潘氏怡怡室收藏(藏) 金石書画(畫) 之印
三四 其將 怡怡室珍藏(藏) 怡怡室珍藏(藏) 大辯若訥
三五 子寬持贈 道在瓦甓 齋齋 一狐之白 子寬 推十合一之居 積跬廬
三六 秋樵涂(塗) 鴉 學源言事 人生祇合住湖州 虞中皇
三七 費君直審定金石文字 鏡函山館 長樂無極老複丁 冷香館主

- | | |
|----|--------------------------------------|
| 三八 | 胡汪鳴鑾印 中復 烏程吳均元嵩生長壽 方濬益印 |
| 三九 | 吳家機印 愛己之鈎 星衢一字小普 |
| 四〇 | 朱之榛印 沈藻卿 穀祥書畫(畫) 遲鴻軒主 |
| 四一 | 溧陽程雲駒長壽日利 鏡梅氏藏(藏) 江寧金石文字之印 王懿榮印 十水五石 |
| 四二 | 抱員(圓)天 恣江逸民 二林先生同日生 生于(於) 戊寅 |
| 四三 | 左運泰 秦雲 臣顯 今年政七十邪 能亦醜 |
| 四四 | 張熊之印 沈均將印 染於倉 削觚 |
| 四五 | 趙勛禾印 湖海倦人 春蚓秋蛇 息柯五十目後作 |
| 四六 | 其安易持 伯年 寶書 湖州安吉縣門與白云(雲) 齊 |
| 四七 | 西蠡君直 還硯堂 蔣汝莘印 翁同龢(和) 印 |
| 四八 | 明道若昧 日利千金 年開八十 綬若安求晏如覆朽 |
| 四九 | 壽石學心聽 鶴心 沈伯雲所得金石書畫(畫) |

吳俊卿



吳俊之印 昌碩 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齋



龔缶 吳俊





石人子室

